

最好的一课

从炼钢厂的大门一迈进去，就是一片碧绿的草地。靠左边盖着一座红瓦顶、黄粉墙的房子，四周装的都是玻璃窗，又明亮，又干净。

这间漂亮的会客室里，今天招待着几十个可爱的小客人。他们是要使学习更好地和生产劳动相结合，特地到这儿来参观的。

在参观完毕以后，他们来到会客室里休息，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长桌子旁边坐下来，喝点儿茶。他们不吸烟，但是七、八只盆子里堆满了糖果。

厂长在百忙中亲自出席招待，并且回答了孩子们提出的一些问题。

有的问题提得非常有趣。譬如问：“在那平炉车间里的工人叔叔，不时地拿起一瓶一瓶的东西喝，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水？喝了在身体里起什么作用？”还有，“熔炉中炼钢，热度高到一千四、五百度，这样不会连熔炉也一块儿融化了吗？”还有，“如果回转炉不吹送空气，把炉子封得密不通风，不是会热度更高，钢炼得更快吗？”……

厂长碰到这些孩子气的、十分幼稚的问题，非但不感到厌烦，却用最浅显的道理，最有趣的比喻，讲解得头头是道，明明白白。话也说得非常轻松，有风趣，因此会客室里不时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，还夹杂着暴风雨般拍手的声音。

叶小珠和曹琳两个，悄悄地咬耳朵说话了。

“喂，阿琳，你还记得刚才在平炉车间里看见的那第一号平炉的炉长吗？”

“怎么会不记得，”曹琳挤挤眼，又点点头，“他操作得挺好：拿起长铁钎来撩拨，戴上红蓝色的方框眼镜来看钢水，还指挥伙计们加料，一锹一铲地往炉里加石灰，加矿石，一点儿也不慌不忙，快手快脚的挺熟练。”

“你有没有注意过他额角上、脸蛋上，渗出了那么多的汗珠，脑袋象饭锅样地冒着热气？”

“他多紧张忙碌呵！他给我的印象挺深，挺好。”

“可是他还常常回转头来，眯着眼睛瞧着咱们笑呢。”

“这倒是。有一次我还给他笑得挺不好意思的，只好低下了头。他是一个快乐的炼钢工人呗！”

“他常常是这样高兴的，还是因为我们都戴上了红领巾，使他特别高兴？”

“这个我可知道了。”

“问一下厂长吧。”

“这个不能问。这不是什么学习的问题。”

“敢想、敢说、敢做嘛！”

曹琳给叶小珠一鼓动，真的站起来问了：“请问厂长，那第一号平炉的炉长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厂长总是笑嘻嘻的。他反问了一句：“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干吗？跟他交朋友？”

曹琳愣住了，回答不出来。

叶小珠急忙替曹琳回答：“因为，因为他老是瞧着我们笑。他可是你们厂里的一个快乐工人吗？”

“嗯——”厂长一下子收敛了笑容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不错，他现在是一个快乐的、有文化的、先进生产者的工人！可是，在解放前，他是一个悲惨的、苦恼的、几乎给折磨死的小徒工！”

大伙儿都听得出来，厂长说话的时候有些激动，声调也变得严肃起来。

忽然地有人喊出来：“他叫陆根生不是？我一进厂门，就在广场上的‘跃进台’上看到了他的名字。那儿还挂着他的照片呢。”

“正是陆根生。他是咱炼钢厂的劳动模范！”厂长很郑重地介绍着说。“他瞧着你们笑，不是没有来由的。”

“是什么理由呢？”每一个红领巾都好奇着，默默地想着。“那位工人叔叔在笑我们什么呢？”

会客室里寂寂无声，只有外面树上的喜鹊，“喳喳！喳喳！”一声两声地传进来。

中队长站起来了。“亲爱的厂长，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讲，这里头可能是一个好听的故事。”

“这不是一个什么好听的故事呢。”厂长只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不管什么样的故事我们都爱听！”

“请说！请说！”

大伙儿一齐恳切地要求着。

厂长望着几十双热情的期待着的眼睛，象一位优秀的老师在课堂里讲故事那样地讲起来了。

那一年，涝的地方涝，旱的地方旱，眼看庄稼全完蛋，秋收没什么指望了。

根生一清早就跟着他爸跑了几十里地，饿得四肢无力，几乎跑不动了。中午时分，才跨进一家黑洞洞的铁厂房里去。

一个肥头、凸肚的老板走了出来。他瞪着铃铛般的眼睛，把根生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才转过身来向根生的爸点了点头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跑到柜台旁摸出一份折叠好的纸，授给根生的爸。

根生的爸很吃力地看了一遍，叹了一口气，没法子似的拿起笔来，歪歪斜斜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老板把这叠纸收了回去，眉毛一扬，袖子一拂，说：“这就没你的事了，走吧。小家伙留在这儿干活。”

根生的爸皱紧了眉头，心里头很难受，摸了摸根生的头：“根生，家里没吃的，你就在这儿耽着吧。”

根生淌着眼泪，眼巴巴地望着走远了的他爸的背影。

他爸也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他。

根生正呆着，忽然脑后有人粗声粗气地嚷起来：“快上里头作场搬铁块去，呆在这儿干啥！”

根生一回头，老板铃铛般的眼睛正瞪着他。他瞧着这个凶神恶煞般的大肚子的人，害怕得直哆嗦。

“小韩！”老板直着沙哑的嗓子，“把这个新来的带进去！”

一个满脸熏着烟灰，满身染着铁锈，比根生长得稍高一点儿的男孩子，跑了出来，拉着根生的手，带着他到里面去。

还没走进工场，经过不到十平方尺的小院子，那里烟雾弥漫，浓烟夹杂着冲鼻的铁腥味儿，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，院子里的泥土，也给常年烟熏火燎，黑乌乌的象烟灰一个样儿。

小韩问根生：“今年几岁啦？”

“刚满十二岁。”

“我比你大两岁呢。可是我也是十二岁那年上这儿来的。——没法子，家里没吃的。”

根生没回答，只苦笑了一下。



根生饿得眼睛里直冒星星，哪里还搬得动沉甸甸的铁块，一抬手，腿一软就倒在地上了，差一点儿被铁块砸伤了脚。

“啊哟！你怎么啦？病了？”小韩亲切地问他。

一个叫杨得胜的老师傅说：“你息一会儿吧。”

“我没病——我肚子饿——”根生有气无力地说。

杨师傅看了看他摇摇头：“没法子，你熬着，天黑了吃晚饭。”

老板摇摇摆摆地走进来了，一看见根生躺倒在泥地上，就不问情由，提起木桶般的粗腿，狠狠地踢了根生一脚：“起来！干活！饭可不能白吃哪！”

根生害怕得不敢喊声痛，想爬又爬不起来。

杨师傅插嘴说：“他饿坏了。空着肚子跑了几十里地。”

“小饭桶！”老板骂了一声，反剪着手，摇摇摆摆地踱出去了。

“他还没吃过你的饭呢！”小韩嘀咕着，望着老板的背影，装了个鬼脸，吐了一口唾沫：“呸！——”

晚饭是三个小窝窝头，一条咸萝卜干。根生没吃饱。

十几个徒工谁也没吃饱。不过他们已经饿惯了，个个饿得骨瘦如柴。

晚饭过后，还要干活。

小徒工们一边干，一边打呵欠，可是不干到十点钟，老板不准谁去睡觉的。

“奇怪啊！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听得敲十点钟？”小韩疑问着。

阿顺接嘴说：“可不是，早敲过九点钟了！”

“大头鬼又在玩那一套把戏了！”贵发恨恨地说，“说不定又是他往后拨慢了一个钟头。”

“准是这样。这个下流的东西！”何林把铁块往地上一扔，还

啐了一口。

好不容易听得那口老自鸣钟铛铛地敲了十记，大家象在监牢里被释放似的，丢下了活，急急地要去睡了。

根生跟着大家，走到工场角落里头，看师兄们把那墙脚根的一座竹梯子搬了过来，靠在从屋面上挂下来的一座木栅栏上，就陆陆续续地爬了进去。

“这是什么样子的床！”根生呆木木地对它愣着。

“快上来吧！这是‘吊楼’，就是咱们睡觉的地方。”小韩在上边招呼他。

根生爬上这座悬空的、微微摇荡的吊楼，心里想：“睡那么多人，要是断了什么，上面挂不住，摔下去大家都得摔死！”

可是大伙儿早就习惯了，而且也困极了，没一会儿，呼呼地都睡着了。只有根生蜷伏在这只奇怪的床上，眼睛半睁半闭地，望着给煤烟熏得乌黑的天花板，担着这份心事，好久才朦朦胧胧地睡着。

“你们这些小懒鬼，六点半钟还不快起来！”

老板沙哑的嗓门把根生惊醒了。

小韩揉揉眼睛，低声骂着：“妈的，大头鬼，又‘叫早’了！”

“他这时候又把钟拨快了！”贵发气愤愤地说。

“真是个活阎王！”何林叫着老板另外一个外号。

阿顺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他要我们的命！”

虽然人人痛恨这个脑满肠肥的老板，可是又不能不赶紧爬下吊楼，谁要是爬得慢，就会挨上那老板削尖了的长木棍，又戳又打。

徒工们一下地，打水，扫地，生火，拉风箱，搬煤块，抬铁料，……忙忙碌碌地干起活来了。但是因为睡得非常不够，浑身没

劲，困得还只想瞌睡。

小韩向大家丢了个眼色，就钻到院子里那口倒放着的大铁锅底下，侧着身子，象一张弓样地躺着。

隔了一会儿，老板瞪着铃铛般的眼睛，一摇一摆地走进工场，满嘴里嚼着油条、大饼，左手里端着一只青花大碗。他站定了，喝了一口豆腐浆，看了看工场，望了望徒工，又喝了一口，一声不响地走出去了。

不上十分钟，老板又进来了，嘴巴油光光的，那两只铃铛般的眼睛，露出两股凶光，又向工场和徒工们扫了一遍。正在这时候，杨师傅上工来了。他朝杨师傅盯了一下，杨师傅也向他白了一眼，他就又一声不响地回到账房间去了。

“这个催命鬼，别让他瞧出什么破绽来了？”阿顺悄悄地向大家说，“我真替小韩捏把冷汗！”

“可不是！”贵发露出忧虑的样子。

根生也为他的这个新朋友担心。

小韩睡得真香，睡过了吃午饭的时间。

何林想去喊醒他，却又怕老板恰巧在这个时候撞进来，事情反而不妙，只得由他睡去。

杨师傅也说：“让他睡吧。他睡够了自然而然会醒来——怪可怜的！”

傍晚的时候，小韩才从大铁锅底下爬出来，快得象只受惊的鸡，精神好了，可是肚子也饿了。

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老板命令少拿一份窝窝头和咸萝卜干，同时把小韩拖到堆着煤块的小屋子里头关起来。自己大吃大喝，肚子鼓鼓的，脸儿胖胖的，连颌巴肉也挂了下来了。

老板吃、喝完了，拿起一根粗木棍，冲到小屋子里去。只听

得劈拍劈拍的，小韩挨打了。起初，小韩他痛得直叫，后来他就没力气喊了，只有劈拍劈拍的声音。

徒工们有的落泪，有的叹气。

根生难受得连窝窝头也吃不下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得棍子打人打得这么凶，仿佛每一记都打在自己身上。

下一天清早，徒工们照例又给老板“叫早”叫醒了，可是仍旧看不见小韩，以为他被关在堆着煤块的小屋子里还没放出来。

后来，杨师傅进来了，紧绷了脸，怒气冲冲地问大家：“你们可知道小韩给活活打死了？”

“啊！——”大家都吃惊得叫出来。

根生吓得直发抖，边哭着，边说着：“打死人！不要偿命？”

杨师傅长叹了一口气：“谁偿命？他箱子里有的是钱，拿这勾结贪官污吏，打死人还不是象打死一条狗一样，一根毫毛也动不了他！”

根生就想起他乡下的地主侯大爷，打死他家买来的丫头春香，风平浪静地什么事也没有。“这都是有钱的人欺侮咱穷人！咱穷人哪有翻身的一天？”

“有！会有的！”杨师傅变得愤怒地说，“百年老屋的瓦会翻身呢，咱们会翻身的。”

大家在背地里咒骂着老板，唱着给他编的歌：

这铁工房，是阎王殿；

你刘老板，是活阎王。

毒象蛇，狠象狼，

看你到头有好收场！

天气越来越热。半天乌云，闷煞人，却不下一滴雨。工房里

炉子一天到晚烧得通红，十几个人挤在一块儿，浑身是汗。干活常常要到深夜。有一次，大家把院子里的大铁锅翻朝天，倒满了冷水，一个接着一个跳进去洗，好象在混水里洗白萝卜那样。

根生又乏力，又困倦，轮到他末一个爬进去洗时，竟不知不觉地泡在水里睡着了。师兄们谁也困得要死，呼噜呼噜地直打鼾。他一觉直睡到大天亮，觉得身上冷冰冰的，才醒过来，看见自己泡在水里头，吓了一跳，赶忙爬出来，已经给泡得全身皮肤浮肿，多怕人。

老板上工场来看见了，不问情由就打他两记耳光。根生气得要哭。伙伴们偷偷地安慰他。

这些小徒工们，长年关在工场里干活，除老师傅以外，谁也不准走出厂房去。每隔一个月，轮到一次“放风”，可以在大门外踮半个钟头。厂房简直是个暗无天日的牢狱！

有一天早晨，何林忽然不见了。

“奇怪！”阿顺叫起来，“昨夜里明明他和我一同躺下去。”

根生跑到院子里拉开大铁锅看看，里头什么也没有。

贵发想了想，低声说：“他走了！”

“走了？”根生重复着说。他还不明白。

“不走？呆在这儿象小韩一样？”贵发反问了一句，“逃出去讨饭还比这儿强一些。”

根生想：“这倒是实在话。”但是他一想起他爸说的“家里没吃的，你就在这儿耽着吧”的话，勇气就没有了。他还听说过，谁逃走了，老板就要他家里赔偿饭菜钱。他只能尽量吃苦，可不能连累家啊。

杨师傅来了，要浇模子。根生和阿顺正抬着一桶沸红的铁水，却听得老板娘在外头叫了：“根生！快来给宝宝洗尿布去！”

根生答应着，可是他不能撒手就跑。等到模子浇完了才跑进去，就挨了老板娘的骂：“你这个小孩死的，脑瓜上有没有长耳朵？”

晚上，老板知道了，责罚根生跪在一块三角铁上。

根生起初咬紧牙关，忍着疼痛，可是后来就麻木了，过了一个钟头，他站都站不起来，只得由阿顺和贵发扶着他走，到第二天还不能跑路，一伸腿，膝盖骨就疼痛。

苦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不完，苦头也是一天又一天吃不完。

根生穿了单衫、单裤进这铁工房来，天天干重活，还要给老板娘当杂差。衣裤弄得又脏又破，头发长得象野草，却又没钱上理发店。老板娘叫他上河边去淘米、洗菜，人家见到他，都这么说：“多可怜的孩子，弄得象个鬼模样！他妈怎么不给他补补、洗洗？”

“准是他在活阎王家里当徒工，才弄成小叫化的样子！”有一个知道底细的母亲这么说。

另外一个说：“这个大头鬼真罪过，糟蹋人家的孩子！”

天气逐渐冷了，老板披上了棉袍子，可是根生他们还是单衫、单裤。刮了几回风，天气更冷了，根生只得学着阿顺、贵发的样子，衣裤破了的地方，就用细铁丝串连起来，还用稻草、麻绳裹着，来迎接冰天雪地的冬天。

这年冬天特别冷。有一回，根生从外头走进工场，手指都冻僵了，不得不烤一下火。

老板走进来了，看见根生呆在炉子旁边，就大发脾气，象一头发怒的野猪。“怎么？怎么？你吃粮不干活！尽烤火！”

“师母让我上外头去买了白菜回来，手冻僵了，烤暖了好干活儿。”根生想向他说明理由。

“哼！你顶嘴！别干活了！”老板发起兽性来，一把拖着根生到院子里，外头正刮着冷风，他顺手在缸里舀起一瓢带着冰块的水，把根生从头到脚泼得湿淋淋的。还冷笑着说：“火烤得太热了，让你凉一凉，好清醒点儿！”

他穿上了皮大衣，在外头还顶不住，赶忙躲进屋子里去了。

根生在屋子外头直打冷颤，骨头象要裂开来一样。

杨师傅这才忍不住了，他当着老板的面，把根生叫进来，在炉子旁边烤干了衣裤和身子。

可是，第二天根生就患重感冒、发高烧了。

但是蛮横不讲理的老板，他说害病也得干活，不然就不给吃的，喝的。

杨师傅实在看不过，又和老板争吵起来，总算让根生喝到了几碗开水。

根生打冷颤，发高烧，躺了好几天，才退了热，爬起来时更加瘦了，人只剩一把骨头。

过了半个多月，贵发又不见了，根生心里头暗暗吃惊。“难道又被打死了！”

阿顺悄悄地告诉他：“贵发替老板去当炮灰了！——老板怕死，抽壮丁抽到了他，就用钱买通了保长，却叫贵发去做替死鬼。”

“可恶！”根生流着眼泪。

杨师傅说：“咱们总有一天会翻身！要报这仇！”

“一定要翻身！”阿顺指着账房间说，“到那时候，看大头鬼还不敢打我们、骂我们吗？”

快过年了，外面风声愈传愈紧，都说：“遭殃军”吃败仗，“刮民党”要垮台了。

这些日子里，徒工们背着老板轻轻地唱“东方红”；到后来，竟当着他面也唱起来了。

过了年，物价一天猛涨好几回。

杨师傅说他每月赚的工资只能“养一条腿”，养不活一家人，就不干了。

根生听了疑疑惑惑。“‘养一条腿’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就是说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三尺白布，缝一条裤腿！”阿顺年纪大，懂得也多些。

“啊呀！那真是活不下去啊！”

“怎么活不下去？”阿顺歪着脖子，眯着眼睛，高兴得笑起来，“共产党就要来了，天亮了，太阳就要出来了，咱们快苦出头了！”

根生第一次看见阿顺笑得那么欢，自己不觉也笑起来，“怪不得大伙儿老唱着‘东方红，太阳升’，还有这么个道理呢！”

“可不是！”阿顺高兴地说下去，“你爸和妈分到了地，不再给地主缴租，家里生活也就好起来，不愁吃的、穿的了。”

“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，现在我有希望回老家啦！”根生乐得仿佛已经回到了家里的样子。

“回家干吗？在这儿好好地干！以后咱们是工人，是这个厂的主人，谁也不敢来欺侮我们！”

根生高兴得什么话都说不出，只抱住了阿顺乱蹦乱跳。

这几天夜里，大伙儿都睡得比平常早一个钟头，老板没进来骂他们，仿佛白天也就没看见他进工场来过，后来才知道他看着风声紧，就象狗样地夹着尾巴，偷偷地溜掉了。

一个晚上，大家睡得正香，给“轰隆！轰隆！”的声音闹醒来，仔细听听，还有夹着放鞭炮的声音，不知是闹什么事情。

忽然阿顺笑着说：“可不是，我早告诉过你们，说共产党要来

了，现在八路军真的打过来了，说不定这时候北关已经插上红旗，不然，干吗枪炮声又近又响？……”

轰隆一声，阿顺的话给打断了。大伙儿听清楚这是大炮的声音，又惊又喜，喜的睡不着，索性等天亮了。

根生想起小韩来，恨得牙齿痒痒的，说：“只便宜了这个刘阎王，让他逃走了！”

“他能逃上天去？”阿顺又说了，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，早晚他会给逮住的！”

天亮了！第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北关和西关一带插满了红旗。第二个好消息，铁工房要好好地办下去，不准虐待徒工，将来要办成工厂，把他们培养成为技工、技师。第三个好消息是何林回来了，杨师傅也回来了，隔了四、五天，贵发也回来了。铁厂房里几十年以来，也没有过象这一次的欢天喜地！

厂长讲到这儿，停了下来，喝了一口茶，脸上又堆上了笑容，说话又用了愉快的声调。

“亲爱的少年同志们：你们今天参观的这个高大的炼钢厂，在十年以前，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小小的、肮脏的铁厂房；今天你们看到的能干的炉长，他是优秀的炼钢手，八级技工，又是劳动模范，就是从前铁厂房里的小根生。你们想一想，比一比，今天和昨天，新社会和旧社会，是多么的不同啊！——陆根生同志瞧着你们笑，这是他为你们在新社会里成长，有党的爱护和培养，过着幸福的生活而高兴啊！”

会客室里爆发了一次又长、又热烈的鼓掌声。

孩子们看看自己胸前飘着的红领巾，心里头充满着恨旧社会、爱新社会的思想感情。“要爱党啊！要听毛主席的话啊！要

好好学习和劳动，做‘三好’学生啊！”

中队长笔挺地站了起来。他代表大家向厂长表示诚恳的感谢和敬意。

少先队员们热烈地鼓起掌来，会客室里仿佛点燃了一长串爆竹，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。

“厂长同志，谢谢您，您给孩子们上了‘最好的一课’！”辅导员老师最后也站了起来，非常激动地说。

在天津参观“三条石阶级斗争展览会”后写，

1958年7月

为了中队的荣誉

在沙滩上来回地奔跑着的两个孩子，仿佛两匹小白驹似的，在一片黄土上，劲头十足的。

他们清早来到这僻静的海边，执行中队交下来的任务。

一个穿着白短衫、白短裤，赤着脚板的，每一次喊声“准备！”就牵着绳子向前飞奔一程。另一个也赤着脚板，虽然没穿短裤，却把裤管卷得老高，双手高举着直径三尺光景、磨盘形的大风筝，每一次回答声“成！”就象给绳子牵着似的跟着飞奔起来。

看来这个任务不太容易完成，他们早就累得浑身是汗，还未能把大风筝放起来。不过，这一回，不知是第几回了，总算如愿以偿——那只大风筝给松开手往上一送的时候，居然飘飘荡荡地升了起来。开始还在空中摇摆着、翻身着、打转着，几乎又要撞跌下来的样子，可是牵着绳子的孩子没命地一股劲儿跑，才渐渐地稳定下来，并且慢慢儿上升，终于愈升愈高，愈高愈小，最后在蔚蓝的长空中，只剩了碗口那么大了。

松开手的那个孩子，在后面跟跑了一段路，停下来喊道：“成！俊生，这回真的放起来了。”

牵着绳子跑的孩子没答应，直跑到沙滩尽头、挺立在海边的高大的那棵木棉树旁，连兜三个圈子，快手快脚地把大风筝绕缚在树干上了。这才抹了一把汗，回头招招手，喘着气说：“亚民，咱俩在这儿歇一歇吧。”

两个孩子在榕树的老根上一坐，肩并肩地歇凉，一边恣意地望着高空中摇曳的风筝，一边倾听着篁片儿发出的悠悠扬扬的声。

“你瞧，它不象个小月亮吗？”

“不，我说不。”亚民摇了摇头，“它象个人造地球卫星哩！”

俊生“呸！”的一声：“那是速度每秒钟 7910 公尺，还这样呆着不动吗？”

“你解开绳子，它就会飞噢！”亚民固执地说，“咱中队不是要它飞过海吗？”

“那速度远远不能相比啊！”

“那也不能和月亮的速度每秒钟一千公尺相比啊！”

“所以它不是人造地球卫星！”

“所以它也不是小月亮！”

俊生气可大了：“瞧你的！是只呆鸟不是？这原是打譬喻，说着玩的，你却当真起来，把它看死了。”

这个年龄小两岁、长得只有那个大的齐肩高的孩子，还是不服气，可是他看见小队长要发脾气样子，就没敢顶嘴，只是嘀咕着：“你不也是当真地把它看死了吗？”脸儿一沉，身体一扭，眼光移向海面，望着海峡里一片白茫茫的水。

两个孩子闹起别扭来了，谁也不理谁。

忽然听得水里“哗啦！”一声，亚民就象受惊的兔子般地跳了起来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海里，好久好久，什么影子儿也没见到。

俊生冷静地在旁待了一会儿，笑笑说：“胆子大点儿！不要怕！”

亚民可忍不住了，回头来冲着俊生：“要警惕！”

“要不怕！”